



书香中国 一书一世界

《仁慈江湖》

我其实很害怕读樊国宾兄的文字，读他的文字，淌下的全是为自己的热泪。我们年龄相仿，意气相投，读得懂我们一样的时代。

在他笔下，无论提到的是活人是死人，俱都是那个时代的折射。从他的书里可以知道，他是个“小金克木”，把那个时代的书“读完了”。他不同于金克木的，是他把那个时代的学也上完了。上完了学，读完了书，樊国宾兄却没有走上一帆风顺的康庄大道，其间的种种，他并不细谈，也没必要细谈，因为他发现，别有一种名叫“江湖”的存在，或成就，或捉弄，或冷落，或重新锻炼着，如他如我这样的书生，迫使我们或长吟，或长歌，或长啸，且看我辈是否也发得出几声虎啸龙吟。

国宾兄写他的老师丁帆，大书特书丁帆等敢于直面不平淡者的英武之气。当然，国宾兄又有柔弱的一面，正所谓毕竟是书生，在他的文字里，没有雷霆之怒，没有武断霸道，有时用一点小幽默，就把事说过去了，这是他宽厚的一面，于江湖上亦可说是缺陷。

总之，国宾兄的《仁慈江湖》，足以引起同代人的许多话，一时是说不完的。我以国宾兄大作置于孤枕之侧，清夜时分读上数页，耗尽残存的气力，然后昏然睡去。如此边忆边读，边失魂落魄边壮怀激烈，这样的读书经验，在我还是第一次。

《百年袁家：袁世凯及杨氏夫人后裔百年家族史》

作者王碧蓉女士与徐公城北夫人叶稚珊女士是在《群言》杂志的同事，叶稚珊女士要我到贵阳时，一定要与在孔学堂供职的碧蓉女士会面，碧蓉女士就在会面时把这册著作送给了我。

我对于袁世凯及其家族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一方面源于我所研究的张伯驹与袁氏沾亲带故，另一方面，因张伯驹而感觉到近现代史对袁氏研究之不足。我当然不敢为袁世凯翻案，更没必要为袁世凯翻案，但是，对于中国历史出现在清末民初的天翻地覆的大转折中，具有首要关键地位的袁世凯其人，无疑有深入解读之必要。王碧蓉女士以家庭为入口解说袁氏，恰正是深入的最好的表现。

三位朋友的书

·新飞·

碧蓉女士于1987年秋曾以《群言》名义采访梁漱溟先生，梁先生谈到中国儒学的“伦理本位”是指导中国家庭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原则。我不知道梁先生这样的观点是否影响到碧蓉女士，伦理当之无愧是中国文化之第一要义。陈寅恪挽王观堂语，“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与梁漱溟先生语高度契合；柳诒徵先生之于伦理，尤其旗帜鲜明。梁陈王柳四氏，学兼东西而以中国解说中国，于今正当以为圭臬。

碧蓉女士之研究，尚仅限于袁世凯家族之一支。袁世凯之一大特别处，政治暂且不论，其于中国式大家庭分崩离析前夕，组建起一个包括姻亲在内的多达千人以上的庞大家族，袁氏家族百年史，亦中国式大家庭于近现代之第一悲歌。碧蓉女士于此着力开掘，必可一树百获。

《重生手记》

这本书的作者凌志军，与我很有些渊源，他的夫人赵晓东，是赵宝桐与金凤的女儿，而赵宝桐与金凤夫妇，又是我叫过干爹干妈的人。晓东姐热情爽

快坚强乐观，偏逢先生患重病，死里逃生，我很早就知道这件事了，却帮不上什么忙，心里感到内疚。读凌志军兄的书，我想了解其间的过程，因为这是我一直放不下的事情。

凌志军兄有大才，他的《历史不再徘徊》《交锋》，都是当代罕有的力作，他的病，是积劳成疾。令人钦佩的是，他把他卓越的见识也用于了自己，用于了疾病，用于了身体，而且获得了成功。他把他的体验分享给读者，分享给每一个都有可能患上癌症的人，这也是他要实现他的愿望，“告诉所有癌症患者和他们的家人，癌症不可怕”。

话说远一些，2020年12月4日国际儒联与日本亚洲共同体文化交流机构所共同举办的“中日和合文明论坛”上，日本作家养老孟司在发言中说：“文化是理性社会的解毒剂，现代都市人面临巨大的压力，需要艺术的慰藉，回归自然。当今社会进入数字化时代，人从自然的一部分，变为信息化的一部分，患者到医院检查，医生甚至不需要了解患者，只需要查看检查数据，所以，这已经是世界性的现象，需要文化这样的解毒剂。”

在凌志军与养老孟司之间，看来是有着深刻共识的，他们的这种共识，事实上正在开启着我们社会的“文化更新”。



“江西文官集团”

《知识生成的图像史》尹吉男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2年6月出版

本书汇集了作者关于顾恺之、董源、谢环及《杏园雅集图》等美术史上重要画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以及多篇中国书画鉴定学研读札记。

1437年由谢环亲手制作的《杏园雅集图》是一幅内涵丰富、显中有隐，而且十分出色的政治绘画。同时，《杏园雅集图》也是历史上少见的隐匿了真实主题和深层含意的现实绘画。其效果类似《红楼梦》“将真事隐去”的主观设计。

画面中的文官分为三组，中间一组人物是这幅卷轴画的核心部分，而这一组的中心人物便是荣禄大夫、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杨士奇是本次雅集最尊贵的客人，杨的左边是园主人、荣禄大夫、少傅、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的杨荣。杨士奇的右边是正四品官詹事府少詹事王直。左边的第二组人物分别是“正四品”文官王英，“正二品”的大宗伯、礼部尚书杨溥和“从五品”的侍读学士钱习礼。杨溥居中，王英、钱习礼分别侍坐在左右两边。第三组人物分别是左庶子周述、侍读学士李时勉和侍讲学士陈循，他们分别是“正五品”和“从五品”的文官，同时供职于翰林院。画家谢环独立于三组之外。按杨荣的说法，谢环是最后到来的。

杏园雅集的参与者中没有一位是来自中国北方。而在南方人中，没有来自属于今天的浙江、安徽和江苏地区的文官，除了园主杨荣是福建建安（今属建瓯市）人，另外的八位参与者中，杨溥是湖广的石首人，其余全部是江西人。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馆阁诸公的雅集活动。参加杏园雅集的江西文官除了王英来自与吉安府相邻的抚州府，其余六位皆来自吉安府，集中在泰和县、吉水县和安福县。

自1402年燕王朱棣打败建文帝朱允炆（1377-?）并攻占南京以后，文官的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江西文官集团逐渐代替了浙江文官集团。朱元璋统治时期，武人用的主要是安徽系，文人主要用的是浙江系。江苏系（当时的苏、松地区）的文人地主因为张士诚（1321-1367）的关系一开始就受到排斥，这种情况到了明代中晚期才发生改变。

在1403年以后的内阁中，除了黄淮是浙江人、杨荣是福建人，其余五人如解缙、胡广、杨士奇、金幼孜、胡俨都是江西人。从1403年到杨士奇去世的1444年的41年之间，其中除了杨荣做过六年的首辅，其他时间都是由解缙、胡广和杨士奇这三位江西人分别担任内阁的首辅。



诺尔维德的一生(前言)

·张振辉·

《诺尔维德诗文集》[波兰]齐普里扬·诺尔维德著 张振辉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2022年5月出版

本书所选诗文诗篇表现了作者的爱国主义感情和对伟大音乐家肖邦及波兰革命将领贝姆、科希秋什科等的崇敬与歌颂。诺尔维德的不少诗篇反映了人民的疾苦和对祖国危亡的担忧与呐喊。

齐普里扬·诺尔维德是波兰19世纪著名诗人、思想家、艺术家，但他生前却被忽视，作品和思想也被长时间遗忘在动荡的时间里，直到一次偶然的契机，其价值才被重新发掘。

不如意的前半生

1821年9月24日，诺尔维德出生于华沙附近拉哲明县的拉斯卡-沃格乌赫村的小贵族家庭，四岁失去了母亲，14岁失去了父亲，主要由祖母抚养长大。诺尔维德的母系祖先是赫赫有名的波兰国王及立陶宛大公扬三世·索别斯基——诺尔维德在日后常常有意强调这一点。

诺尔维德19岁时师从知名画家扬·米纳索维茨学习绘画，并开始在华沙的报刊上发表作品。21岁那年，诺尔维德对波兰的民间艺术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在友人的资助下获得了前往德累斯顿学习雕塑的机会。可他也未曾料到，此时的离开是一场诀别，他之后的人生里再也没能回到家乡华沙。

23岁那年诺尔维德来到罗马，未婚妻却与他解除了婚约，失落的诗人将他的爱意转移到钢琴家玛丽亚·卡列尔吉斯身上，但羞涩和窘迫的经济状况让他无法在众多崇拜者中脱颖而出，这份单向的情感持续了很多年。1846年，诺尔维德到柏林积极参与波兰流亡者社群的政治串联，但很快就被捕，遭到驱

逐。1849年，诺尔维德移居巴黎，结识了密茨凯维奇、克拉辛斯基、斯沃瓦茨基，以及伟大的作曲家、钢琴家肖邦，与来自俄罗斯的屠格涅夫、赫尔岑也在沙龙上有交集。

可是诺尔维德在巴黎过得并不如意。批评家对他的创作报以冷眼和恶评，流亡者社群渐渐分崩离析，在政治方面也充满着对他的误解与攻击；向玛丽亚求婚遭拒，被捕时落下耳疾和眼疾逐渐恶化。最后决定前往大西洋彼岸碰运气，于1853年乘坐玛格丽特·埃文斯号抵达纽约，但情况并未好转，次年便在朋友的帮助下返回欧洲定居巴黎。

潦倒的后半生

1856年，诺尔维德发表了散文《黑花》和《白花》；1863年出版了一本薄薄的《诗集》；1866年，他完成一生中最重要的诗集《指南》，收有100首诗，后记讨论了何为波兰诗歌的源头和如何复兴。可是，他的许多文学作品无法出版或无人关注，他的艺术作品遭到了上流社会的拒绝和羞辱，他的神秘主义的表达被视为疯疯癫癫。加之耳疾加重，又患上了肺结核，诺尔维德逐步落入潦倒的境况。1877年，诺尔维德被亲戚安置进巴黎郊区的圣卡西米尔之家——这是一所收容波兰贫困、残障侨民和孤儿的慈善机构。诺尔维德在这里悄然度过生命的最后几年。

1882年，他完成了最重要的文论《沉默》。到了秋天，他已经虚弱得无法离开床，常常独自一个人哭泣，拒绝与任何人交谈。1883年，诗人完成了“意大利三部曲”，这是三个以意大利为背景的短篇小说，但出版的愿望同样落空。5月23日上午，诺尔维德在圣卡西米尔之家去世。

被重新发现

1895年，波兰掀起了一场名为“青年波兰”的艺术思潮，影响范围很广——人们重新审视绘画、诗歌、音乐以及建筑和设计等人文艺术作品。

1897年，编辑哲隆·普热斯梅茨基在维也纳的一家图书馆发现了诺尔维德的《诗集》，被好奇心指引的他前往圣卡西米尔之家，找到诗人留下的手稿，有的甚至已经散失或被烧毁。当时正值“青年波兰”思潮前期，普热斯梅茨基主办的《生活》《喀迈拉》等刊物成为现代主义的重要思想阵地，而诺尔维德的作品给了普热斯梅茨基意外的惊喜。他率先在《喀迈拉》创刊号上发表了“意大利三部曲”中的《给狮子！》，引起了读者的热烈反响。后来《喀迈拉》陆续发表了诺尔维德的一系列代表作，包括诗歌、小说、戏剧和文论，诗人名字在后辈中的影响力逐渐显现。



普热斯梅茨基整理档案里的诺尔维德肖像